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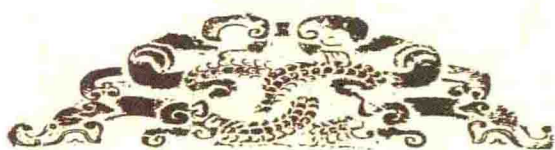
【上 编】

史话 茅州

□ 总 编 吴新亚
□ 主 编 阎广勤 袁埔良



西北大学出版社



华州史话

上 编

总 编 吴新亚

主 编 阎广勤 袁埔良

西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州史话 / 吴新亚总编. —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2. 4

ISBN 978-7-5604-3039-3

I. ①华… II. ①吴… III. ①陕西省—地方史 IV.
①K294. 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68762号

《华州史话》上编

总 编: 吴新亚

主 编: 阎广勤 袁埔良

出版发行: 西北大学出版社

销售电话: 029-88302590

地 址: 西安市太白北路229号(邮编: 710069)

网 址: <http://press.nwu.edu.cn>

经 销: 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西安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10毫米×1065毫米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520千字

版 次: 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4-3039-3

定 价: 168.00元(共贰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华州史话》编著人员

总编： 吴新亚

主编： 阎广勤 袁埔良

编辑： 赵建文 史建安 潘宝善

审稿： 杨育坤 姚文琦 党朝晖

徐卫民 王正斌 段战平

蒋秀侠 卫爱社 吕育坤

田川虎 王晓光 刘公民

田文哲



序

吴新亚

陕西关中平原东部，有一个面积约1127平方公里、古老而神奇的行政区域——华县。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它曾先后被称之郑、郑国、郑县、华山郡、东雍州、华州等。其中华州声名最为显扬，唐朝时就有“百郡之首，重于藩维”之誉。

这里，六山一水三分田，风光秀丽，物华天宝，民风淳朴，文脉绵长，是享誉陕西的一方丰裕宝地。《华州志·卷一》有云：入潼关，自华岳过，“及西，遵少华诸峰而览也，则神秀屏障之设，又未尝不爱其为胜绝之区”。又见《三续华州志·卷十二》述实：“清淑之气，磅礴郁积，生其间者，多光明磊落之士。”就在这胜绝之区，华州的先民们繁衍生息，辛勤劳作，创造演绎了无与伦比的人类远古文明。这里发现出土的“老官台”“元君庙”“泉护村”等新石器文化遗迹，证明在远古时代华州人的祖先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演变的过程，进而告别洪荒，走向文明。

进入文明时代，在华州这个舞台上，先民们与时代同行，奋斗不息，曾上演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活剧，有些甚至影响到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走向和进程。春秋战国时，秦国与晋、魏诸侯国之间相互冲杀的刀光剑影；秦国著名改革家商鞅惨遭杀害的斑斑血痕；西汉末年，赤眉军在郑县营垒中将牧童刘盆子扶上帝王宝座的改朝换代；东晋十六国时，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北方少数民族军队潮水般涨落进退的金戈铁马；大唐盛世中，“百郡之首”华州的似锦繁华；唐末，唐昭宗李晔在华州行官中无可奈何的愁思忧叹；五代时，封建武装集团之间争夺华州的腥风血雨；宋朝时期，宋、金两朝反复争战的对垒厮杀；公元1556年，华州大地震的山川改易；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横扫华州的狂飚；清同治年间，华州回民燃起的陕、甘回民大起义的烽火；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在风雨飘摇中仓惶逃遁的辘辘车队；辛亥革命中，会党攻占华州，清王朝统治结束后的社会变革；在废科举、兴新学时代，咸林中学在教育救国的思潮中脱颖而出，发展成为“陕东最高学府”的风风雨雨；1921年后，早期共产党人在华县传播马克思主义革命火种，建立中国共产党组



织，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勃然兴起的燎原烈火；1928年，渭华起义爆发，穷苦大众向反动势力的抗争呐喊；抗日洪流中，华县民众义无反顾奔赴抗日前线，勇于牺牲的民族大义；1949年，华县和平解放，14万人民载歌载舞迎来历史巨变的激情狂欢，等等，使华州的历史文化显得尤为丰富多彩、灿烂辉煌、悠远绵长。

胜绝之区，钟灵毓秀，英才辈出。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和社会变迁中，华州涌现出了无数的社会精英和文化名人。他们站在时代的前列，在政治、军事、教育、文化等方面建功立业，促进了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繁荣。其中郑国开国国君郑桓公，唐代诗圣杜甫，“功盖天下、再造唐室”的郭子仪，中亚胡人将领李元谅，大宋宰相毕士安，北宋文学家李廌，明代文坛泰斗王维桢，清代名臣王士禛，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创办咸林中学的现代教育家杨松轩，与贪官污吏势不两立的社会贤达顾熠山，共产主义的先锋战士吉国桢，渭华起义中指挥若定的刘志丹，浴血奋战的抗日英烈雍济时，等等，是在华州大地上涌现的无数英贤的杰出代表。虽然他们有些乡籍故里不在华州，但在华州却留下了永载史册的英名和业绩，其精神风范和活动踪迹早已融入华州历史文化之中。

数千年来，古老华州演绎的精彩历史画卷和涌现的重要历史人物，但时过境迁，大都湮灭在岁月的长河中，鲜为人知。为了使今人获知华县延续了几千年的历史概貌以及鲜活生动的历史情景，华县政协才有了组织编撰《华州史话》之举，以继承和弘扬历史文化、增强本地发展经济的软实力。编著过程中，我们以严肃、严谨、求实、求新的治史态度，翻阅了大量的史籍、方志、专著、论文，走遍了华县的山山水水，寻访故老、石碑、古建，披沙拣金般地一点一滴搜寻散失在各处的相关资料，并从远古时期至公元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间跨度上，从华县今天的行政区域范围内（乡镇建制以2008年为准），把握历史脉络，去伪存真，考证鉴别，筛选出百余个历史命题，用史话的体式编著成篇，力图为今人和后人提供一部可读性强，可信度高，文笔清新的地方史书。《华州史话》百密有疏，尚有不足，惟希冀聊胜于无，以慰先祖，以饕读者。

1 / 序



【第一章】

先秦·1

- 2 / 从洪荒走向文明
- 6 / 彤国之谜
- 7 / 郑国与郑桓公
- 10 / 秦设郑县
- 11 / 从郑县到华县的行政区域变迁
- 14 / 秦晋武城之战
- 16 / 秦魏争战
- 18 / 商鞅之死
- 20 / 《山海经》中的少华山、乔峪、涧峪



【第二章】

秦汉·23

- 24 / 华县发现的秦权
- 26 / 彭越郑县遇吕后
- 27 / 武城县与沈阳县
- 29 / 漕渠与铁官
- 31 / 祁连将军田广明
- 33 / 赤眉军立刘盆子为帝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 · 35

- 36 / 汉末到十六国时期的乱世劫难
- 38 /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成分更新
- 40 / 慕容冲战郑西
- 41 / 脚踩两只船的苟曜
- 43 / 赤水蜀人
- 44 / 从华山郡、东雍州到华州



【第四章】 隋唐五代 · 45

- 46 / 隋唐时的“百郡之首”
- 49 / 唐代诗文中的华州风物
- 51 / 唐代华州的水利和物产
- 53 / 身佩四将印的王忠嗣
- 56 / 唐代名将郭子仪
- 60 / 郭子仪的军事生涯
- 78 / 郭暖与升平公主
- 81 / 杜甫在华州
- 85 / 周智光之乱
- 87 / 在华州做官的中亚胡人李元谅
- 90 / 李元谅的祖籍在哪里
- 93 / 黄巢军在华州的攻守战
- 95 / 唐昭宗被困华州
- 99 / 唐灭亡前的华州风云变幻
- 102 / 五代时期的华州





【第五章】 宋金元 · 105

- 106 / 宋、金华州辖五县
- 108 / 北宋名臣中的郑县人
- 110 / 大宋宰相毕士安
- 112 / 张元与吴昊
- 114 / 熙宁五年少华山崩
- 116 / 文学家李廌
- 118 / 九纹龙史进的原型——史斌
- 120 / 宋与金在华州的争夺
- 122 / 蒙古军队侵掠陕西时的华州
- 124 / 元朝大将郭宝玉祖孙
- 128 / 郑县的裁并
- 129 / 华州在元朝的最后十二年





- 132 / 明清时华州的建制、区划
- 135 / 华州百姓怀念的两位清官良吏
- 137 / 公元1556年的大地震
- 140 / 一代陕西文坛泰斗——王维桢
- 142 / 张光孝与《华州志》
- 144 / 金石学家郭宗昌和他的“沚园”
- 147 / 崇祯年间的大饥荒
- 149 / 李自成农民军在华州
- 151 / 执法如山的王士棻
- 153 / 华州的名门望族
- 157 / 太平军、西捻军在华州的活动
- 159 / 华州回民揭竿而起
- 163 / 光绪三年大饥馑时的赈灾救济
- 165 / 慈禧、光绪过华州
- 167 / 华州的最后一名进士——郭毓璋
- 170 / 反抗路捐的“交农”运动
- 172 / 辛亥革命华州举义前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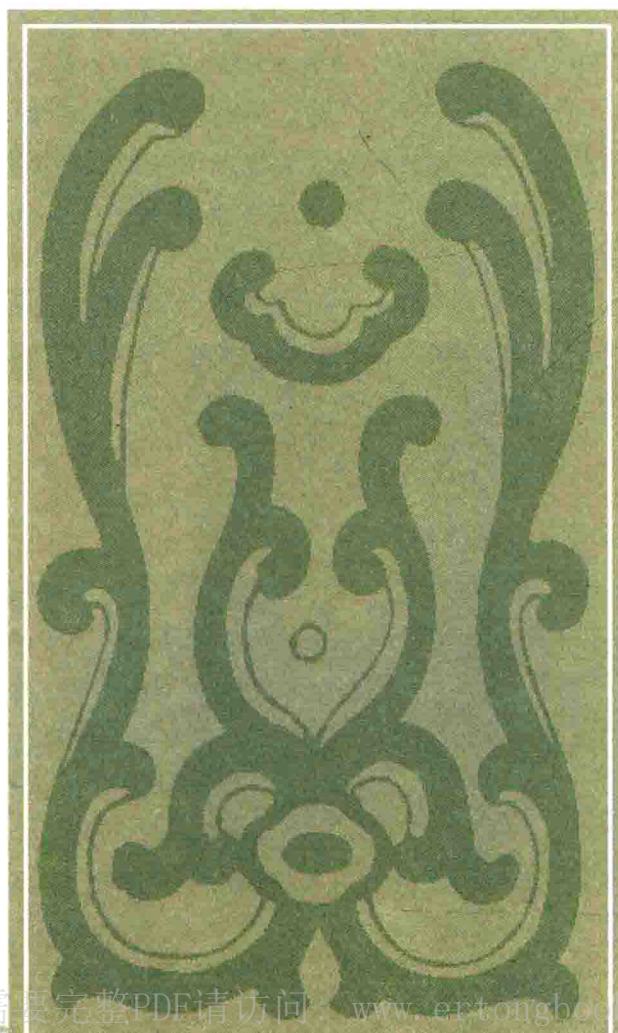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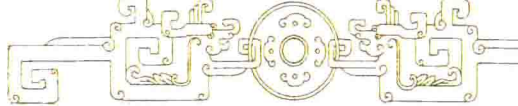
- 175 / 华县大事记
- 184 / 三筑华州城
- 187 / 主要参考文献
- 192 / 后记

【 华 州 史 话 】

第一章

先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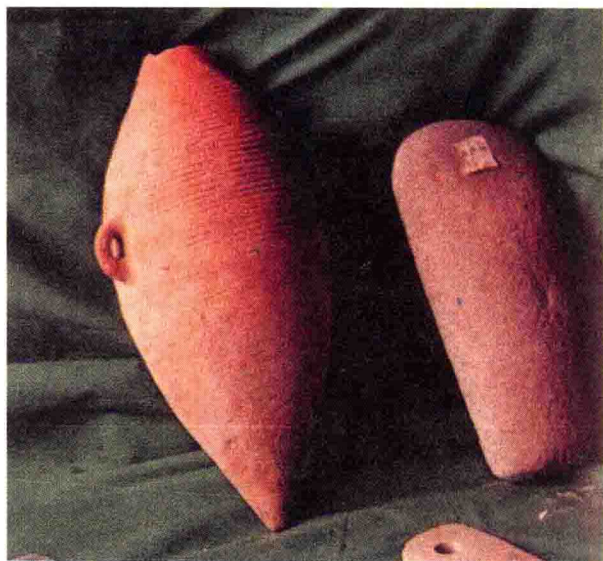


从洪荒走向文明

华县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最早是在西周时期，但在考古学家的帮助下，华县历史可以上溯到混沌蒙昧的洪荒时代。考古工作者在华县的西南部邻县蓝田，发现了距今约100万年的“蓝田人”头骨化石；在南部邻县洛南，发现了距今约50万年的“洛南人”牙齿化石；在北部邻县大荔，发现了距今约20万年的“大荔人”头骨化石。虽然华县境内至今并未发现古人类化石，但几个邻县都有古人类化石被发掘，而且华县境内也发现过与“蓝田人”时代相同的旧石器，因此，我们有理由判断，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今华县境内就有古人类在此活动。他们在此劳动、生息、繁衍，开创了这一块神奇土地上的历史。

距今约八九千年前，历史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华县境内较旧石器时代，有了繁盛、活跃的人类活动，这被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考古发掘所证实。考古工作者在华县境内共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50多处，发掘出丰富的人类遗迹遗物，使我们可以从中探求到远古先民们的生产生活状况。这其中，又以老官台遗址和元君庙—泉护村遗址在考古学界最为知名。

老官台遗址位于华县石堤河（又称西沙河）东岸台地上的老官台村（在今杏



泉护村遗址出土的尖底瓶

林镇），1955年调查，1959年发掘，清理出灰坑，出土有陶器、石凿、骨铲及骨锥等。考古学家认为，这是一个距今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存，因这一类文化遗存在老官台村首先被发现，所以中国考古界将渭水流域的同一文化遗存称为“老官台文化”。经考古学家研究，老官台文化时期，先民们已建村落，营造简单房屋，从事农耕、狩

猎、家畜饲养及采集等生产活动，过着综合性经济生活。生产工具以磨制石器为主，有铲、斧、镞、凿、半月形石刀等，打制石器也有一定比例。陶器以钵形或罐形为主，多数器表满布规整的网状交错绳纹，彩陶仅见钵或钵形三足器，口沿外绘一道深红色宽带纹。

老官台文化大约持续了1000年左右，历史进入了仰韶文化时期。这一类文化遗存因首先发现于河南浍池县仰韶村而命名。华县境内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大多数属于仰韶文化遗存。其中，最为重要的是2001年6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元君庙—泉护村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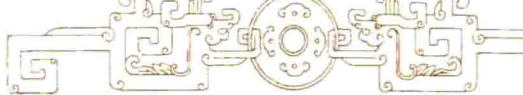
元君庙（俗称元帝庙）与泉护村同位于华县柳枝镇。元君庙在桥河村南，泉护村在桥河村西南，两处遗址隔构峪河相望。1958年、1959年、1997年，考古工作者在这一带多次进行发掘，发现了许多重要的仰韶文化遗迹遗物。考古工作者对这些遗迹遗物的研究，为我们揭示了距今7000年至5000年时期先民们的生产生活情景。

那时的华县地区，南部秦岭山区森林茂密，山高土瘠，不适于耕作，因此无人定居。北部渭河，没有约束的在平原地区流淌，一到洪水季节，今县境北部就是一片汪洋，洪水过后，又是一片沼泽，也不适于原始人类定居。而秦岭山麓以北，今赤水—柳枝县级公路以南地区，是高亢平坦、土质肥沃的黄土地，从秦岭山地峪道流出的各条渭河支流，切割台地向北流去，而河水清澈，长流不断（不像现在这样成季节性河流）。那时的先民，都定居在这些黄土地地上。由于当时人类社会是母系氏族阶段，先民们都以氏族村落的形式定居和生活。氏族村落建在河流附近，高于河床的台地上，既有到河中汲水之便，又可避洪水侵袭之害。而且这里又适于农业、畜牧、狩猎和捕鱼等生产活动。元君庙—泉护村遗址上的先民们，就在地处构峪河两岸地势较高、土层深厚、植被茂盛的台地之上，建起了原始氏族村落。村落的遗址约有十几万平方米，大体分为居住区、公共墓地和窑场三部分。

泉护村遗址的居住区发现有供普通居民居住的口径在3~6米、深2~3米的居穴，也发现有供居民进行公共活动的“房子”。“房子”的面积达225平方米，结构为



元君庙——泉护村遗址



半地穴式，即先挖一浅竖穴，再在其上搭建屋顶。

村落附近设有公共墓地，元君庙遗址发现的保存基本完整的墓地就在居住区的南面。墓葬集中在一起，排列比较整齐，人头的方向一致，反映了先民们幻想着在另一个世界还要和生前一样地过着氏族生活。各个墓葬的随葬品种类和数量大体相同，一般没有显著差别，说明私有制还没有出现，但女性墓随葬品一般多于男性，反映了母系氏族社会中女性社会地位较高的状况。

泉护村遗址还发现在遗址周围有二三座一组的横穴式陶窑群，出土有许多陶器，反映了当时的制陶技术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出土的陶器以红陶为主，其种类有碗、钵、盆、瓶、釜、灶、瓮等。彩陶也很发达，一般是在红色陶器的原色底面上饰黑色，个别用黑红二色。构成彩陶图案的基本纹样有圆点、勾叶、弧三角、直线、曲线数种，但它们的不同组合却表现为千姿百态的图案。彩陶图案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具象的鸟纹，一是抽象的花卉纹。鸟纹是泉护村彩陶最具代表性的图案，一个陶钵上的鸟形图案与太阳图案复合的“阳鸟”形象，极富装饰趣味。花卉纹则以二方连续、间或以三方连续等形式绕器装饰。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认为这种花纹是玫瑰花图案，是仰韶文化的标志；“花”即“华”，也是华夏的象征。

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采用的是“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方法，主要由妇女担任。她们把种子撒在地里后，任凭禾苗自生自长，不懂得田间管理。人们的主要食粮是粟（小米），也有稻米。20世纪50年代，在泉护村文化遗存中就发现了粟和稻的外壳。1997年，在这里又浮选出炭化稻米，这是渭水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首次发现的稻米实物，也是目前我国发现的那个时代最偏西北的稻米实物。渔猎活动主要是由男子担任的一种辅助性生产，而采集活动是由妇女儿童担任的另一种辅助性生产，虽然都不及农业生产重要，但在农业生产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也是不可或缺的。

泉护村遗址发掘的生产工具中，石器不发达，磨制石器除斧、锛、凿及长方形石刀外，还有大型扁石铲，而收割工具是陶片改制的陶刀。另

外，还有相当数量的骨角器，主要是锥、针等。元君庙遗址发现有陶制纺轮，泉护村遗址还发现了布痕，每平方厘米经纬线各10根，证明当时已有比较进



泉护村遗址出土的
玫瑰花图案陶器

步的纺织手工业。纺织的原料主要是野麻纤维，人们从野麻上剥取纤维后用陶制纺轮捻成细线，再编织成麻布。有了麻布，人们就能够缝制比较像样的衣服了。

仰韶文化时期的生产力虽然比以前有了提高，但仍然是低下的，必须汇合氏族成员共同劳动，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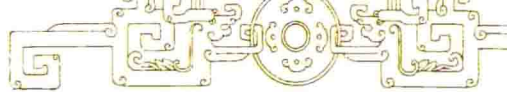
泉护村遗址出土的“阳鸟”陶器

能维持生活。劳动产品归氏族成员所共有，并且只能按平均分配的原则进行分配。当时的人们生活是很艰苦的，观察元君庙遗址发掘的150个成人骨架，发现下颌骨都较现代人粗壮，牙齿严重磨损，说明他们的食物极为粗糙。骨架中多出现压缩性骨刺，是因负重过多所致。

距今四五千年时，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华县境内发现有这一时期的多处龙山文化遗址。龙山文化的时间在仰韶文化之后，因首先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而命名。从考古发掘的遗迹遗物我们得知，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已从母系氏族进入了父系氏族，生产力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经济生活以锄耕农业为主，有了田间管理。畜牧业较为发达，瓜坡镇南沙遗址的龙山文化层就曾发现两具完整的马骨。陶器已开始轮制，以灰陶为主。这一时期，私有观念、贫富差距和社会等级都逐步产生，随之出现父权制和军事民主酋长制，原始社会开始走向解体，经专家研究，包括华县在内的陕西龙山文化上限应与传说中的黄帝、炎帝相对应，下限应与夏文化和西周文化有直接的渊源关系。

原始社会结束后，中国历史进入了夏、商、周时期，这已是有文字可考的文明时代了。但华县这一小小的区域，没有发现夏、商两朝可靠的有关文字记载。考古工作者在这里也没有发现夏文化遗存，仅发现了几处商代遗址，以瓜坡镇南沙村发现的南沙遗址最有特点。20世纪80年代的科学发掘，获得了许多商代前期的遗迹遗物。有房屋、灶坑、窖穴、墓葬、陶窑及石、骨、陶、蚌、铜质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其中有卜骨、刻画符号及商代前朝的刻画陶文。刻画陶文属我国古文字中罕见的珍品。

进入西周以后，华县就有了文字记载的历史，华县古代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彤国之谜

公元前11世纪，历史进入了西周时期。周武王克商后，把得来的广大土地和俘虏，分给了他的兄弟、亲戚及有汗马之劳的扈从们，让他们到各地去做诸侯，进行分区管理，辅翼王室。这就是所谓“受民受疆土”、封邦建国的分封制。据说，武王、周公、成王先后分封了71国。

今华县地区，当时也有一个诸侯国——彤国。但彤国是个小国，历史上也可能没什么特殊表现，因而它的具体情况，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留传至今的史册，对它的记录很少。从《尚书·顾命》《通志·氏族略》《路史》等古代典籍中，我们得到的吉光片羽般的资料是：周武王之子周成王，封他的一个儿子（或说为其同宗子孙）于彤，建立彤国，称为彤伯。周成王临去世前，召彤伯等几名大臣和诸侯国国君到病榻前，命立太子钊。次日，成王去世，由钊继位，即周康王。这就是彤国、彤伯在历史典籍中的仅有记载。与此不同的另一种传说是：彤伯出自大禹时代的彤城氏，是大禹的家族后代。

彤国的地理位置，古今历史地理学家倒有较一致的认定，即在今陕西省华县境内西南。但具体方位却众说不一。有说在今赤水镇郭村，有说在今瓜坡镇故城村，还有说在今高塘塬区。2001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高塘塬区的东阳乡发现了西周贵族墓群，专家推测，这批西周墓可能属于西周封国——“彤国”的墓地。这次考古发掘及专家的推测，为彤国的地理位置研究，提供了一个方向。

彤国在历史上的存在，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这个诸侯国的疆土有多大？有怎样的兴衰变化？以致最后是什么时候灭亡的？我们都不清楚。但其消亡后，其地被称为彤城、彤邑、彤地等，将“彤”字的历史内涵保留了很长一段时间。史载：战国时，秦孝公与魏惠王曾会于彤地；秦国商鞅变法，被保守派诬蔑陷害，商鞅被迫起兵反抗，失败后被杀于彤地。此后，“彤”作为地名，再也没有在历史中出现过。但是，彤伯及彤国人的后裔，以“彤”为姓，繁衍生息，保留了对祖先的记忆。3000年后的今天，彤姓虽然罕见，但在北京、太原、武汉、成都等地，仍有“彤”姓分布。

要解开彤国的种种谜团，尚待我们不懈地探索与研求。

郑国与郑桓公

西周时，今华县境内除上文提到的彤国外，还有一个诸侯国，它在历史上比彤国影响大得多，这就是晚于彤国出现的郑国。

彤国存续期间，今华县西南部属彤国，而其他部分属王畿之地，即由西周王室直接管理。在郑国建立前，此地就称“郑”或“南郑”。“郑”的本意，据东汉时的训诂书《释名》的解释，为“郑，町也。其地多平，町町然也。”《辞海》释“町町”为“平坦貌”。今华县北部一带正位于渭河之南的冲积平原上，地势平坦，坦荡无垠，这就是它在当时称为“郑”的原因。古代史书《竹书纪年》，记周穆王元年（前976）“筑祗宫于南郑”。东晋的著名文人郭璞注南郑为“今京兆郑县也。”而东晋时的京兆郑县即今华县。《辞源》更明确指出，南郑“故城在今陕西华县北”。当代历史学家武伯伦说：“西周始终以丰镐为都，……中间穆王曾居郑（今华县），……但时间不长。”可见郑地于周穆王时曾一度为西周之都。到了周懿王元年（前899），在郑地出现了一件奇特之事，被记入史册，即《竹书纪年》所记“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就是郑地一天日出两次。20世纪80年代，有中外天文学家研究后指出，这是破晓时分发生日全食的现象。经电脑计算，显示这次日全食发生于公元前899年4月21日凌晨5时48分。所谓一天日出两次，其实是日出后不久，因月球遮住太阳而造成日全食，天色变暗，等日食过去，天好像再次日出。这次罕见的天文纪录，是当代天文学家和“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重要研究课题。

周宣王二十二年（前806），郑地又发生一件大事，即周宣王封其弟“友”于郑，先秦时期著名的诸侯国郑国于此年创建。郑国开国国君名“友”，又称多友，或称多父，或称桓友，是周厉王少子，周宣王之弟（有说是母弟，有说是庶弟）。他死后的谥号为“桓公”，故历史上称其为“郑桓公”。郑桓公生年不详，不过他既是周



郑桓公像